玉函山房輯佚書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三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王志常刪獲愚按六遂所教者農也故變民言甿甿從田從亡蓋民以田爲生無田則亡矣故惟三代之主爲有民後世據甿之上而得爲君者皆辛

也翰案說文解字甿田民也詩衛風氓之蚩蚩唐石經注疏並作甿甿與氓同趙宧光說文長箋以氓爲民甿爲民田分爲二非是楊慎經說氓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引周禮新甿之治注新徙來者爲證案民從亡者言民易散難聚非專爲新徙之民而言周禮注新徙來者釋新義非釋甿義遂人之安甿致甿甿皆民非皆他國新徙者孟子願受一廛而爲氓天下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皆言民歸甿從田爲耕氓從民爲義也

以土均平政注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案政當
如字訓政謂農田之政也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
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
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
司農云戸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戸有數口
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又云元謂六遂之民奇受一
廛雖上地猶有萊者皆所以饒遠也案孟子百畝
之田不言萊又餘夫二十五畝皆與此不合蓋孟

子只言受田之正數休而不耕之萊不在正數之内故不計也且考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則以遂人田百畮萊五十畮三分而二之止百畮也中地食者半以遂人田百畮萊百畮兩分之亦百畮也下地食者參之一以遂人田百畮萊二百畮三分而一之亦止百畮也以食計之周官孟子所言詳略不同其實則一餘夫亦如之劉敞七經小傳謂如之如其萊也引孟子餘夫二十五畝名物考所謂如之者言上地田二十五畮萊半之得米三

畮半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
畮萊五十畮蓋孟子所言餘夫二十五畝古之定
制遂人以萊加之明厚甿之政也
鄭元錫三禮編繹遂人治野即小司徒井牧田野之
灋詳之六遂地平曠可井也遂溝洫澮以通水於
川自高而趨下徑畛涂道路以通道於國由小而
之大黃度說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
遂人獨言十夫有溝者何也一井十夫其中爲遂
而溝環之田實九夫而兼溝計有十夫之地故云

十夫也陳汲說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
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
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鄭樵六經奧論遂人云十
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
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
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
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
氏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
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

於鄉遂及公邑爲攷鄭意以二處不同故爲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爲異說分制耳而爲二但講求周禮未精耳今畫爲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則九九井計九備溝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

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横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困學紀聞禹盡力乎溝洫遂畝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國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于鄭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者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惟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故溝洫之成息爾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

日之稽

遂師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案委積掌於遺人遂師第比考之比當讀如字下比敘其事先鄭亦讀比讀爲庀案比敘義順亦當如字讀

及窆抱磨注鄭司農云抱磨下車也元謂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賈疏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困學紀聞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臧

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郝敬完解泡唐謂
封殯用輴磨碓使平抱覩執也說亦近理
遂大夫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注四達者治民之事郝敬完解四達自遂大夫達
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鄰長鄰長達里宰里宰
已下無爵故止言四
遂人以興耡利甿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皆引鄭
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而里宰注足成
其義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

六嫏嬛館補校

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買疏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困學紀聞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證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衛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鞫者歟楊慎丹鉛總錄引此以爲漢名街彈今申明亭也翰案說文解字鞫冊人七十而[illegible]

秘也張揖埤雅耡税也洪武正韻耡商時之税今

通作助鄭大夫讀藉杜子春讀助皆取助者藉也

之義陳友仁總論云孟子八家同養公田卽里宰

合耦于耡之義然非止一井蓋合百家之衆共耕

十千畝之田詩所謂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也似較

舊說爲勝鄭注旅師耡粟亦以助作一井之税爲

說此止因耡生義爾

鄰長掌相糾相受魏校沿革傳鄉遂羣吏漢散爲亭

長三老嗇夫尙以教導爲務古制時見一班至唐

爲里正坊正村正宋爲保長耆長則僕僕執役於官唯徵催錢糧勾攝公事爾世變而汀河愈趨愈下矣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法而讀爲若辟之誤也綦而若皆語辭而字不誤鄭元錫三禮編繹積粟陳則虛以質劑爲信致民而平頒之令輪新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也魏校沿革傳後世濟農惟朱子社倉法爲良且不主之以胥吏而以鄉之七大夫主之故

可久也其次詞李悝云糴太賤則傷於太貴亦傷民乃立平糴之法使農末俱利此蓋得周官旅師之意詞善用之者也高紫超集旅糴要京廩以京貸民所以足用旅師以聚貸民所以給食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為甸甸詩如維禹甸之之甸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邱甸縣都之溝涂云邱甸者舉中言之賈疏引毛詩云維禹甸之不為甸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甸甸是軍甸故訓為乘禮經會元

讀乘爲甸彼徒見司馬法言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爲車乘非邱所供不知司馬法言甸出車一乘調兵之數也周官言邱井一乘賦兵之數也賦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況司馬法未必周制也何於邱乘而疑之

委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凡其余聚以行頒賜注故書余當爲餘齎之誤也案羈之爲奇餘之爲余皆古文假借字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注土化之灋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賈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之為上案漢書藝文志農家氾勝之十八篇注成帝時為議郎劉向別錄曰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晉書食貨志昔漢遣輕車都尉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隋唐志並有氾勝之書二卷今佚散見於賈思勰齊民要術其耕田篇引云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穫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

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氣和
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
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
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
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椓橛木長尺
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橛陳根
可拔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即土剛以此時耕一
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草生有雨澤耕重蔺
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

而強之也其收穜種穀黍稌大小豆麻麥稻穛皆
有術草人土化之灋猶可攷焉
因學紀聞管子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蘩蘩下於莧莧下於蒲蒲
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
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
衰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桀推而予地形
訓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
皇萃皇萃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高誘注

根拔根生之草先也此亦或草人之遺制可補王
後儀之說
草人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
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檕用蕡輕爂
用犬注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稻人凡稼
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必於夏六月之時大
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至秋水涸芟之明年
乃稼榦案草人雖用獸之骨汁而蕡是麻次以漬
糞種官名草人以此稻人所言即燒薙行水以糞

田晴之法但此法不止於稻故秋官又有薙氏也
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注故書騂作挈墳作
盆杜子春云挈讀為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
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壤白色元謂墳壤潤解案
杜讀挈為騂訓以赤色以意為說與赤緹複嘗如
字讀挈謂土勢上起如提挈也先鄭以盆鼠釋盆
今俗以土脈浮鬆者為螻蛄地或古有是語歟
稻人以瀦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
田先鄭謂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

士鑪娛館補校

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後鄭謂列田之畦畔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楊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案先鄭訓舍爲去後鄭訓舍爲止寫乃是去舍自是止後鄭義長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芒種稻麥也楊愼丹鉛總錄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曰

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葑菰根也絫而

糾結歲久浮於水土皆泥泥土刈去其葉許時以

火燎便可耕種郭璞江賦標之翠翳泛以游菰播
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
又曰匪藝曰自然非對田而何周禮之說因此可
解滇南昆明池中亦有葑田名曰海簰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顧元林云古者左圖右書土訓掌圖誦訓掌書出
呂溫李該地志圖序見蒼梧籤山則思舜禹無氏
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詩
壞則思威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

險之敗王者於是明得失諸侯於是鑒興替斯徵勑之遠也土訓通地圖誦訓道方志其亦欲王識山川分野之别知古今成敗得失之原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厲而爲之守禁注物爲之厲知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設禁令也引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案澤虞爲之厲禁亦謂爲之厲爲之禁也

禮經會元山林川澤所出財利至溥不公其利是與民爭利也不爲之禁是縱民趨利也不與民爭利

見先王公天下之大情不縱民趨利見先王以天下之大法

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先鄭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栢之屬後鄭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賈疏

月令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案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謂官民總取材木也非謂冬斬陽

夏斬陰堅濡調其木殆琴瑟弓矜之材歟

迹人 疏　主迹知禽獸之處因學紀聞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魏核周禮沿革傳主知禽獸之處田獵則用之爲耳目其兵法之有嚮導乎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賈疏以當時有人採者皆知鹹淡知有金玉故以時事言之也案淮南子地形訓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

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地鏡圖黄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或云山有薤下有金又云山有葱下有銀銀之氣入夜正白流精在地其精變爲白雄雞又云草青莖赤其下多鉛錫之精爲老婦又云二月中草木生光下垂者有玉玉之精如美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湯泉多作硫黄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黄山是硃砂泉春時水即微紅可煮茗長安驪山是礜石泉不甚作氣也硃砂泉雖紅而不熱當是雄黄爾有砒石

處亦有湯泉浴之有荡此皆古形色之類若嘗知滅淡淮南子汜論訓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宋彥山行雜記西湖水每合計重三兩山間井水每合重二兩八錢五分湖水濟微甘山間水則甘而冽耳田藝衡煮泉小品有黄金處水必清有明珠處水必媚有子鮒處水必腥腐有蛟龍處水必洞黑以此推之應是綠水味而知之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

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
當邦賦之政令案經言山澤之農三農中除平地
之農不徵所羽之屬歲有定額徵物若干即當邦
賦若干非邦賦外更有此徵也
羽人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注審摶
縳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
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此
爾雅釋器文郭璞注別羽數多少之名邢昺疏鄭
意以爲箴與審縳與摶緷與縳名數聲音皆相近

也一羽不合有名爾雅一羽則有名疑一羽當十羽也郭意以爲凡物無不從一爲始以爾雅不失周官來爲得也案周禮周代之書爾雅多參用三代之制故時有不同箴飢鍭羽形似之故爲一羽之名郭以箴當鍭鄭賈失之非爾雅失之也

掌葛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案故書作授是也杜改爲受者以丙人云以度並受之掌染草掌炭並云以權量受之意此亦當爲受但丙人云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掌染草云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掌拔云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唯共用待須故言受掌荿以權度授之下無文則授之謂以權度授之山澤取材之拔非掌葛受之矣

掌染草注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莂之屬序官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賈疏二注不同者染草既多言不可盡故互文略見耳又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於茅蒐則引爾雅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紫莂則引爾雅云藐茈草

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茈䓣廣雅云即此紫莂也於蔡蘆豕首云蔡蘆者爾雅無文豕首者爾雅云茢薽豕首郭注云本草曰彘盧一名蟾蜍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煼蠶蛹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何色則此蔡蘆豕首未詳鄭之所據也案蔡蘆疑漏蘆廣雅釋草云飛廉漏蘆也李時珍本草綱目本經作漏蘆釋名凡物黑色謂之盧此草秋後即黑異於眾草則蔡蘆染黑之草又天名精釋名蟾蜍蘭蝦蟆藍蚵蚾草豕首彘顱等異名又言狀如

藍則冢首亦染青之草也鄭氏兩注獨不及黃染

說文解字菮草可以染黃漢書輿服志諸侯盭綬

晉灼曰盭草出琅琊似艾可染黃因以名綬名辭

別錄藎草生青衣川谷九月十月採之可以染

作金色李時珍謂菮盭藎是一草又按蘇恭唐本

草說藎草俗名菉蓐草遂以爾雅菉王芻亦卽此

草解云綠色可以染黃故曰黃曰綠也菮盭乃北

人呼綠字音轉也古者貢草入染人故謂之王芻

此草宜補入注疏

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可與掌染草掌炭二職相表裏

掌荼掌以時聚荼注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茵著用荼實綏小正四月取荼傳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七月灌荼傳灌聚也荼雚葦之秀也爲蔣褚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然則荼亦給爲褚之用不止喪事共之

鼈人掌取互物貍物貍物所以共飲食故與籩人醢人同列於冢宰掌蜃掌斂互物蜃物蜃物所以共

器用故與掌炭掌荼並隸於司徒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賈疏案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又詩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爲苑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王志長刪翼牧百獸以共喪祭賓客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鄭氏以後世掖庭備畜之事說經不幾導人主以禽荒之殺轍與葉時禮經會元

游觀之事天理之所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循理而不流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情而不返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王昭禹詳解栽師以場圃任園以國之場圃場人所掌民之場圃閭師所任王志長删翼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則場人掌圃耳非掌場也而命官曰場人者盡春夏場人樹蕃果蓏既盡地力矣季秋則築爲場以授農夫其利

稼穡故不曰國人而曰場人所以重穀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案天官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此匪讀爲分從先鄭之義攷古文匪字假借者二此假作分詩有匪君子又假作斐

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扱舂人舂之王氏新義接者繼續之義言舂而又舂即說文所謂米一斛舂八斗爲糳從毇

一斛舂九斗爲鑿也如字訓釋較舊說改字爲勝

舍人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注九穀六米別爲書賈疏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無米案注疏說皆以總言之耳粟即是粱粟去皮則米也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自分明米豈統於九穀乎以米辨於九穀而不能指言之乃創爲九穀六米之說而疏附和之大豆稱米實未之聞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賈疏案

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即種粟是
五穀之長案李時珍本草綱目粱者良也穀之良
者也或云種出自粱州或云粱米性涼故得粱名
皆名執已見也粱即粟也考之周禮九穀六穀之
名有粱無粟則知矣自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
爲粱細而毛短者爲粟今則通呼爲粟而粱之名
反隱矣今世俗取粟中之大穗長芒粗粒而有紅
毛白毛黃毛之品者即粱也黃白靑赤亦隨色命
名耳郭義恭廣志有解粱白粱遼東赤粱之名乃

千嫏嬛館補校

因地命名也

序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經文闕王應電班祿說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考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

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夫國君有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以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於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為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於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惟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三公之爵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

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于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蓋半於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以之爲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頒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蓋爵尊於侯國之士則祿亦當加厚掌客士眂諸侯之卿禮亦其證也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爲母

而官吏爲子者給之以田永爲常業亦已足矣必
入於司祿而復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
必收於官而給之所謂家稍之賦以待匪頒且以
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
所以治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
食在朝家稍之匪頒治田稍縣鄙之地則又當食
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爲優厚
君子之道而其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於其地
入則所謂祿位以取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

也案此說分明貫串可補經闕惟說孟子三等之國以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為實封與貢疏食在天子不合且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從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兼閒田附庸言之與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又不合由未熟思孟子總以百畝代耕積累而上至卿卿祿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君皆十之祿皆從其國出乃所謂實封也

司祿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注斂灋者豐年

從正凶荒則損朱子語類鄉遂雖用貢灋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則亦未嘗拘也然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引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爲諸可知夏先王之貢其斂灋亦必視年之上下龍子所謂較數歲之中以爲常者乃戰國之君託貢名而行之者爾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之實陳祥道禮書楚語天子親

春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舂其粢穀梁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粢盛祭祀貴於出力以致詳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舂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則舂盛之禮蓋亦如此然後舂人卒其事以共之王昭禹周禮詳解賓客共其牢禮蓋以共饎人簠簋之實牢禮之米多矣知其共簠簋之實者以車米筥米自舍人共之故也

饎人序官作饎人注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爨故書饎作饎今經文作饎

大與序官作餼異者一從先鄭一從古文也
槀人先鄭云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後鄭云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
上者槀槀當如字讀訓文草也史記屈原傳屬草
槀未定漢書孔光傳削草注已繕寫輒削壞其槀
正留治文書之義
掌豢祭祀之犬注養犬豕曰豢不於餼人言共至尊
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郝敬周禮完解祭祀之
犬掌之秋官犬人臨祭養於槀人牛馬羊皆入於

二酉齋 錢唐補校

充人犬獨入於犬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豢

鄭元錫三禮編繹春於人爲仁吉禮所以仁鬼神凶禮所以仁死喪賓禮所以仁諸侯軍禮仁邦國而同之也嘉禮仁萬民而親之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王與之訂義引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皋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專事神之禮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所謂

五禮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伏羲之時易道旣彰禮事彌著古史攷云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則嘉禮始於伏羲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然氏曰卽神農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史記云黃帝戰涿鹿則有軍禮易繫辭黃帝九事章則有凶禮論語撰考云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是賓禮也

自伏羲至黃帝吉凶軍賓嘉五禮始具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

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含元氣以斗布常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帝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五帝蒼帝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唐書禮志高宗時蕭子儒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元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昊爲

天而以昊天上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
五帝唐家祀圜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
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於壇北辰斗列第
二垓與緯書駮異史記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
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
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
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于四郊
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皆天也經稱
郊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爲一元析而二之曰圜丘

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元說與著式相違宜
有刊正且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月
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
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蔣
之感帝猶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
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旣祭地又祭神州北
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部曰可案康成以緯注經
往往乖舛此議駮斥明晰大有功於禮制

羅泌路史餘論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上帝果不同歟天者元氣之總稱而帝者德之見乎外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因其

氣之顓頊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位而迭王者則謂之五帝至於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蓋昊天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天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又云圜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圜方南北其判然矣父天圜丘母地方澤此其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

陰此則地不同也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圜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圜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蒼黃而祀則禮不同矣圜鍾爲宮冬至於地上圜丘奏之函鍾爲宮夏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而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

天如張溥侑校

祭豈盡敬之道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閏歲爲禮而再合之於明堂可也圜丘方澤不可合也周章成據朱于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禮以爲分祭之說義長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故書柴或爲賓賈疏賓柴無義案祀文賓所敬也書堯典寅賓出日孔傳賓導也義皆可通

困學紀聞凡祭日月之禮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夏至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又祭日月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四也前二祭日月分祭後二祭合祭也楊復儀禮圖典瑞朝日注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法幽宗祭星也此祭日月星辰之正禮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因郊覲禮拜日于東門外

禮月于北門外則因蜡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則因蜡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則因禜皆因事而祭也

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飌師箕也雨師畢也後鄭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賈疏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

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爾案經言司中司命當兼三台文昌言先鄭於司中取三能於司命取文昌後鄭又主文昌宮第五第四星又引或說中能上能意蓋兩取之也又案天府職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注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台也此說司祿亦兼文昌三台而宗伯言司中司命天府言司民司中互文見義可知標燎之祀以司中司命舉其凡也王志

長刪翼按明齋王氏謂虚宿下有司命星主人壽天名義甚正司中無攷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自主天子文德不當與此混也可備一義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副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祀作禩副作罷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

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又曰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案禖祀疈辜皆古今字陳祥道禮書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蔚宗高堂隆

至鄉報館補校

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戸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方侍西方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戸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爲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

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與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西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然則行神

亦特赦之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攷之
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覩
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之祭於廟可知也
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
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
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
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
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
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也楊愼丹鉛總錄曰

記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曰
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戸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
六月祭中霤戸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
以豕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閒之道也古者八家
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
言之非有異也

胡宏皇王大紀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南化故祭
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
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

仙八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乙以求神仙天神貴者曰太乙太乙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形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注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陳傳良說祠禴嘗烝王 四時祭祖廟之禮肆獻祼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 注謂六箇祭名

非是隊寵樸周禮精華廟祭始獻有祼醴禮既灌

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

饋食禮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

之上明禘祫與時祭皆然康成以肆獻祼為祫饋

食為禘誤矣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

內四方以時分來王與之訂義諸侯有人民社稷

若空其一方同時畢集猝有昆夷玁狁之難孰從

而禦之或不能朝於春可宗於夏不能覲於秋可

週於冬但六年之內必以次來王耳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鍔解義春秋傳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特示公卿之別爾如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則大夫亦饗也湛露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陸佃禮象內屈於二伯故稱牧外伸於諸侯故稱伯

公執桓圭朱申句解桓象其强直有立也王昭禹詳

所在朝為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射人職云
三公執璧在外為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故大
宗伯云公執桓圭
呂祖謙東萊博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
中行文子趙簡子執鴈魯于是乎始尚羔春秋稍
周禮蓋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見晉師始知之
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侯之國不能備著如此
蓋由東遷後贖不獄狩故禮久不講耳陳祥道禮
書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圭漢曹參始封執

帛後還執圭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

帝欲以執璧則贄禮至漢魏大略尚存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

防之郝敬完解陰靜無陽則消天陽也故以天產

養陰然陰盛則淫聖人制禮以中防陽作之過也

陽動無陰則散地陰也故以地產發陽然陽盛則

驕聖人制樂以和防陰作之過也至陽赫赫非陰

不斂禮主於退以陰節陽虛其盈而爲中至陰肅

肅非陽不暢樂主於進以陽導陰宣其滯而爲和

中和不偏禮樂之謂也鄭元錫三禮彌繹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鬼神萬民百物陰陽而已陰陽者天地之氣中和者陰陽之德禮樂者中和之用天產陽以劑陰也中禮防之則不偏於陽矣地產陰以劑陽也和樂防之則不偏於陰矣所作者陰陽之氣而德即在焉故云陰德陽德也蓋陰陽互為其根而交相為用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也二說深湛較兩鄭舊說於理尤洽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易祓總義儐以接賓何以復謂

之相司儀職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知相即

儐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

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陳祥道禮書旅

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如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水災耳推此凡

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攷之於禮天子所次

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

用之版則金版玉於司尊彝之存黃彝筮師之陳

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
祭也言存則非帥而做之也陳樂而不縣廞樂而不
鼓非以其凶災也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謊故有
大小而旅亦隨而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事天之
禮爲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
望山川則所次不以壇案且即所用不以僉版而
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故書
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

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賈疏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築或以爲石經春秋非也洪适隸續載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皆公羊傳解無春秋正經王安石新義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不死其親之意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鄭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秩之後鄭易爲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爲

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案先鄭說四望恍惚且大司徒旅上帝及四望又解以日月星海皆逆臆爲言後鄭易之是也賈疏引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虔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沿先鄭爲說不與後鄭同許氏新義五嶽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

辨廟祧之昭穆注父曰昭子曰穆朱子語類或問昭

穆之次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當在公宮之東南其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一昭二穆以次而南諸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位而一遷其遷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

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

[illegible]嫏嬛館補校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也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謂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邢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至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當以左爲尊右爲卑矣今

乃以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右反爲尊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

西廟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
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虞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
七廟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
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
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韋元成諸儒之說
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
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
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
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

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皆具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

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小司徒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陳傅良解堯典詩序皆言九族而周禮儀禮

禮記特言三族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
而九族見矣薛衡謂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也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注果讀爲祼賈疏諸文皆
云祼故讀從之案諸文作祼今文字此作果古文
假借字蓋古文字少倮婐祼贏皆用果字孟子二
女果果與婐通廣韻果亦體也果與祼通左思魏
都賦風俗以韰果爲嫿注引方言曰惈勇也果與
惈通蠅人東蠅曰果屬果與蠃通班此果作祼凡
五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注軍將有事
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
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元謂與祭有司謂大祝
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賈疏先鄭以與祭以上
絶讀之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以爲與義不然
故鄭合一事解之也案軍祭兩事後鄭優洽
若大何注何讀曰田賈疏何者以郊外曰何獵在何
地故云何今讀曰田者義取兩兼案獵在何地爲
何猶宿在牧地爲牧義亦可通不必改字也

以秬鬯洱洼杜子春讀洱爲泯以秬鬯浴尸釋文洱亡婢反杜音泯亡悲反李亡辨反集韻洱美隕切音閔又彌兗切音緬並取子春音義案說文解字洱飲也似浴尸以秬鬯浴尸口似飲然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脆釋文脆之脆七歲反舊作脺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脕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脕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

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膍者更易破惢字之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脺已下皆非鄭義翰案鄭以穿墳訓竈脃止取其音兩脃字皆當作脆

肄儀爲位注故書肄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爲肄義當爲儀若今時肄司徒府也釋文肄以志反習也沈音四李似二反案陸氏初音釋肄字肄習其義故書初不誤也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珥爲餌元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

當爲衈禨珥者釁禮之事夏官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珥讀爲衈祈讀爲刏刏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刏羽牲曰珥衈刏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秋官士師職凡刏衈則奉犬牲此刏衈正字與槩兩經祈珥注皆以釁禮釋之而祈字一讀禨一爲刏未免歧解小子注據士師職以刏衈爲正字或當有所本似三處均應作刏衈以昭畫一也王與之訂義珥當爲衈如小

祝所謂彌災兵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興事也
亦可備一說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釋文
貉莫駕反鄭音陌爾雅釋天是禷是禡師祭也邢
昺疏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陳氏
曰表貉之祭其神蚩尤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軍
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

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先鄭云鬱草名十葉爲
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

若蘭賈䟽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案䟽引王度記是逸禮先鄭十葉爲貫云云亦當是古逸禮之文蘇頌本草圖經鬱鬯乃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乃遠方鬱人所貢故謂之鬱鬱今鬱林郡也趙古則六書本義鬯字象米在器中以匕扱之之意鬱字从臼𦈢缶冖置於凡上鬯有彡飾五體之意鬱乃取花葉築酒之名非指地言地乃因此草得名耳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

嘏聲之誤也賈疏宗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遷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斝爲受福之嘏斡案斝嘏並古雅反聲同一也但經文作斝自不得破爲嘏且郊特牲受斝與此同可以互考賈乃以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遷阿附鄭注非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詩大雅江漢篇秬鬯一卣毛傳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孔穎達正義黑黍之酒自名鬯不待和鬱也鬯

人掌秬鬯鬱人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
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
名以黑黍秬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
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秬鬯者案孔氏辨
正毛傳甚詳然書洛誥正義云以黑黍為酒煮鬱
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鬯謂之秬鬯正復與
毛說同然則鬱鬯固有區分而已和鬱之鬯亦可
通名秬鬯歟

禜門用瓢齎注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為瓢杜子

春讀齎爲粢瓢謂瓢蠡也粢盛也元謂齎讀爲齊取其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案爾雅釋樂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邢昺疏不大不小者名剽又蒼頡篇剽截也當兼兩義如字訓之齎亦器也剽齎謂截木如鐘形以爲齎而用之也器用陶匏祭天尚質非禁門所宜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疈事用散

注裸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作蜃蜃水中氣也鄭司農云脩讀

概散皆器名元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
屬賈疏鄭破祼爲埋者若祼則用鬱當用彝尊不
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祼從埋也埋謂山林則山
川用蜃者大山川崇鄭改經文以祼爲埋脩爲卣
疏曲解之以埋與下山川複而以山川爲大山川
又以脩字於尊義無取皆涉附和聶崇義三禮圖
蜃尊概尊散尊阮氏圖並不載此尊名作雖殊以
義例皆容五升漆赤中此亦以意言之非有所據

也謂脩謨概散皆如字謂治此尊彝之形製與上
剽齍同義脩有治義取其精也謨有慮義取其深
也概有量義取其平也散有放義取其疏也
鬯人共其釁鬯注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
云釁讀爲徽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注釁
釁廟之屬釁廟以羊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
四面禳也釁讀爲徽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
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
鼓之釁柰釁尸 釁廟釁器從鄭依經文訓釋經是

先鄭皆讀爲嶷眾飾爲義而於毀賁鎖賓器自知於義未安乃迺毀鼓一義抑知凡經中毀字皆無煩改讀也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先鄭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後鄭謂此禮曰執天子鬯玉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累先鄭說介字無經據後鄭得之

舒芬周禮定本王次點氏以雞人屬司宗愚謂呼旦告時祓毀之禮則無妨於禮典也鄧元錫三禮編

繹鬱人鬯人之後次雞人何也鬱鬯作陽德雞人作陰德禮道然也

司尊彝春祀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又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鄭司農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後鄭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

於外夫謂蜼狗屬卬鼻而長尾案陳祥道禮書據
春秋傳燕人以斝將齊謂斝亦有耳以黃目例斝
耳所見極有理陳氏又謂雞東方之物爲仁鳥南
方之物爲禮虎爲義獸蜼爲智獸案賈誼新書胎
教雜事篇引青史氏之記曰雞東方之牲也山海
經易山郭璞注蜼似猴而大黃黑色尾末有歧雨
則縣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故謂之智歟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又其朝
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又其朝踐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注朝踐謂薦
血腥酌醴欲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
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
食三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
尸又獻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
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
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
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
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所以獻諸臣又祭統曰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又云踐故書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王安石新義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也朝獻而朝踐以籩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饋獻即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說義明備

先鄭說獻尊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
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釋文兩獻本或作戲注
作犧同素何反案詩尙頌犧尊將將毛萇傳犧尊
有沙飾正義謂與司農云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
爲娑又引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
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又引王肅說太和中
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
尊又引肅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
犧爲義而史劉杳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

約云鄭元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
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
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
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
中賊曹嶷於靑州發齊景公塚又得二樽形亦爲
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又宣和博古圖
犧尊二皆有蓋以口爲流四足無銘並全生象之
形而鑿背爲尊象尊有蓋四足有提梁無銘全作
象形開背爲尊又章如愚羣書考索陸佃云舊傳

象尊或爲象象戴或以其齒飾之亦或空其腹以爲尊盖古者制尊樣制不一要之曰不失爲象填見參知政事范悖得古銅象尊一制作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翠而視之眞象也此數說又爲形如牛之確證阮圖雖小異大旨則同要足訂謂有沙羽飾畫爲鳳皇形者之誤矣陳祥道禮書先王制器尚象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春祠夏禴彝用雞鳥尊以犧尊以雞鳥均羽物犧尊皆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用耳月

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謂耳目]耳　著壺均無足故
也追享朝享彝以虎蜼尊以山火以虎蜼均毛物
山火均瓦器故也斡象壺尊有足當是象尊以壺
爲口取諸口也
犧尊考索爾雅曰著尊略尊也禮樂論曰秋獻用之
者㒸於下而將以歸根也秋冬者陰也氣象靜物
尊亦用靜物受五斗漆赤中著地無足口圓徑一
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寸又云壺尊
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爲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三寸

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
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
徑九寸又云太尊太古之瓦尊也受五斗口圓徑
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
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
厚寸又云山尊受五斗口圓徑九寸脰高三寸空
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

宣和博古圖著尊二皆無銘脰間皆作夔龍蟠屈之
勢腹若雲雷回旋之狀而底著地無足壺尊二皆

無銘二器肩腹並設雲雷之飾此周尊也又有犧發大尊犧發著尊似非舊制通記稱略謂壺尊盖以壺爲尊昆吾氏之尊也據此則其制又古矣羣書考索司尊彝云雞彝鳥彝皆有舟其舟外漆朱中槃口圓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半寸槃下刻剎二等而漸大圓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大二寸六彝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畫其類以飾之宣和博古圖敦足舟兩耳無銘上圓下方耳作螭首垂花舟兩耳無銘以牛首爲耳腹

問飾以旭紋其下垂花
周所名義考說文罍龜目酒尊似壺容一斛刻作雲
雷象施不窮也按雲古文作云雷古文作回罍刻
云回之文象施不窮也古器存者文尚可見謂罍
作阿香狀連鼓形者蓋俗說也肉處有迴環文猶
是云回之遺意而知者鮮矣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追享朝享謂禘祫
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後鄭易謂追享祭遷廟
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引春秋

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案追享朝享先鄭以爲禘祫是也大祫及始祖之自出追遠之義益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毀廟之主盡入太廟有朝義焉故大祫謂之朝享合祠禴烝嘗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祫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歲舉之則四

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祭之間祭也時祭四大享二皆以肆獻祼行之如此此經所列而時享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不祼矣大宗伯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為閒祀則已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祼獻之器也大宗伯並舉隆殺故以肆獻祼饋食統言之康成以肆獻祼為祫饋食為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失祭法

去墳埤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
不與則焉有如許祼獻者哉
先鄭說諸臣之所昨也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說用
斝彝云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案酢作昨古文
假借字與酷之爲酢同斝以畫禾稼得名當以稼
訓斝不當直改爲稼彝也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注故書縮
爲數齊爲齋鄭司農云獻當爲儀儀酌者有威儀
多也涗酌者涗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

酌也盎讀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
皆為粢元又云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
又云脩讀如滌濯之滌案獻古文假借作犧鄭讀
莎是從毛詩傳沙飾為義禮記禮器犧尊疏布正
義引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之娑尊亦同
先鄭而誤脩治清潔已亟洗滌意似亦無煩改字
杜子春數為縮與郊特牲縮酌用茅合又與醆酒
況于清連文釋文數音朔亦以聲近相假借也三
志長刪翼酒以濁為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當盛

齊不況盎齊涗以清酒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

於初矣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先鄭

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

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

席後鄭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

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竹席有

次列成文案先鄭於紛繅皆異讀後鄭如經字訓

釋甚當純讀均音而訓緣與書顧命黼純孔傳白

黑雜緇緣之說義合音亦必有古據故並從之釋文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集韻純規倫切音鈞亦兼存司農音也易虎皮為桃竹者顧命敷重篾席傳篾桃竹枝下義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又云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簟韜於筒中劉淵林注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為笙亦次席之別名也

周祈名義考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凭則彫几今

俗言椅以代席也言棹以代几也椅棹本無此字俗書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先鄭云昨席於主階設王所坐也後鄭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受酢之席又昨席莞筵注昨讀亦曰酢先鄭不釋而引禮記以釋下國賓意又讀昨爲酢也案後鄭昨爲酢與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讀酢同義若如司農讀昨諸臣之所非通不去王昭詳解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惟天子至尊可與鬼神

同亦猶天子之昨用醴齊與鬼神同尊諸臣之昨

酒用醆與鬼神異尊也

凡喪事設葦席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

每敦一几先鄭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

柏席載黍稷之席後鄭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

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

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賈疏以先鄭言無所依

據翰案史記高祖本紀過柏人索隱柏人者迫於

人也漢書溝洫志瓠子歌魚弗鬱兮柏冬日

曰柏與迫同 皆以柏爲迫之證又東方朔傳柏者
鬼之庭也言 柏席自是喪用不必易柏爲椁翊昌
宗依司農音迫是也敦與燾形聲迥異由椁席而
及燾措訓義亦曲與几字亦難通項安世謂盛黍
稷之敦亦敦 一几王應電鄭傳用其說儀禮士昏
禮黍稷四敦 皆燾項王之說蓋從先鄭引或說載
黍稷席會出
凡吉事變几凶事不 凡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
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

吳縣姊壻徐補校

謂無飾也後鄭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案書顧命華玉仍几孔傳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正義引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二鄭說皆未精書傳之簡切王氏新義吉事變几各致其誠以求之庶或饗之也凶事仍几使神有所依而不散也翰案仍几不變事死如事生之義